

灯下

# 激情岳王庙

葛敏

白云苍狗,浮世无常,漫漫光阴,不过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曾经横刀怒马的英雄,已长卧九曲城下,曾经勃发沙场的美姿,已化成萋萋一片。那些难酬的壮志,那些跌宕的传奇,在茫茫风尘中,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依旧清明如镜。

站在岳王庙前,思绪万千,感流年,思往事,情难控。曾记得,初次与你——岳飞,相逢的刹那,你尚是一个青衣飞马的少年,我也正当年少时。那时的你,矫健俊朗,英姿勃发,被印在一本泛黄的小小画册里。后来,那本小书——《少年岳飞》一直被我小心珍藏,视为宝物,只因为书里有你——我的英雄。懵懂年少的我时常偷偷寻一无人的角落,捧起小书,痴痴仰视你。那时,我眸子里的你如神一般圣洁。

一晃数十载,那些模模糊糊的记忆,那些千年之外的烽烟,如今,却成了一个如梦似幻的传说。

轻抚岳王庙猩红的廊柱,一遍又一遍。这廊柱红得刺目,犹如你疆场归来身上沾染的敌血;又好似因莫须有的罪名于冤狱中被鞭答的鲜血。我是那样的努力,想要辨清这猩红的血,哪里是鹏举你的,哪里是胡人的,可终是无法分清。我环抱着廊柱,许久不肯撒手,仿佛那就是你。

刹时,一阵急风骤雨来而又忽去,风过雨歇处,我的神——你竟是破空而来,自天而降。我与你,再相遇,竟是久别重逢。静静地,我只能远远地瞧着你,可望却不可即,再也舍不得移目,心里半是欢喜半是忧。

但见你登上高楼,凭栏而立,北眺故园。你望见中原沦丧,山河破碎,处处满目疮痍。往日繁华的街道变得冷清,城外大道上匆匆赶路的马车向着苏杭奔去,仿佛那个没有参与战争的苏杭才是大家最后的安宁之地。你想到二帝被虜,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们脸上再无笑颜,家有征兵的愁眉不展,没有征兵的也是提心吊胆,生怕儿孙随时被征入伍。想及此,你不由得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你那胸中熊熊的怒火犹如沉寂万年的火山,顷刻间骤然爆发,气冲九霄。

我何曾不知,而立之年的你,仍旧渴望着为国杀敌,立功建勋;渴望着平定北虏,百姓安居。任谁都晓得北伐战争艰苦卓绝,任重而道远,而你竟是雄心不改,壮志未移。

清风拂过,仿佛有声音自远方来。听!这不是咱岳家军进攻的号角么?雄浑激昂,慷慨悲壮。再听!这不是将士们胜利的凯歌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军,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鹏举,你可曾听见?你可曾安眠?

日升中天,斜阳西坠,一整天过去了。不舍得离去,我抱膝坐在阶前,清风凉月下,忆着你的那些天涯旧恨,竟也是黯然销魂。

曾经多少个午夜,你梦回千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北逾沙漠,驱逐敌寇,喋血虏庭,一战灭胡尘,洗雪靖康耻。然而,“旧山松竹老”阻你归程,辜负你男儿志。岁月如流,归期却遥遥无望,只剩了个“怅望故园愁”。那率部转战江北,收复中原的愿望终是难以实现,杀敌报国的理想却原来只是梦一场。

英雄泪,志难酬。“欲将心事付瑶琴”,怎奈何“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瑶琴奏出了天籁之音,可是,你的知音安在?

一切际遇,皆因缘起。多少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自成一统,在乱世中沉浮,但真正如你一般名垂青史的,寥若晨星。英雄十年磨一剑,生而逢时,但千里马,尚需伯乐。可是,你的伯乐在何处?谁人知晓?

这无常的世界,并非所有的天才都能被重视,并非所有的情怀都能被珍视。

我,一个汉家女,和你一样,生在中原,长在中原。可是我我之间却有着数百年之遥。当年君生我未生,如今我生君却去。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甘愿错生在你的时代。你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我便提戟驱猛马,千里直捣万岁山。待重头,共你联袂收拾旧山河,一洗中原膏血;“却归来,再续汉阳箫”,共我同骑黄鹤任逍遥。

岳王庙前清辉依旧。月圆缺,心积雪。



习习清风美丽家园(国画) 阮成霖 作

信阳日报百花园  
阮成霖画

## 心香一瓣

# 我在信阳等你

张德源

我在信阳等你,是我和老同学程兄的约定。

那是2014年初秋,我和家属一起,到固始信合医院去看望正在病中的他。他说,多年不见,想起过往的许许多多,三言两语,甚至三五小时,也说不完,道不尽。我出院后,去信阳,到你家住几天,咱们说个三天五夜。我说,好,一言为定,我在信阳等你。

2015年春节前五,是他七十寿辰,我打电话向他祝贺。他说,节后我就去信阳。

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也悄然而去。初秋,我打电话给他,他声音微弱:“我在郑州住院……出院后路经信阳……”我说,我这就去郑州看你。他说,千万别来,正在办出院手续……

又过了几天,再次把电话打过去,被告知:“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空号?我多次拨打并被重复告知是空号后,多方联系几位老同学,都无法得到准确消息。

一个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漫漶,但我拼命抑制它,依然满怀希望地拨打一串串号码……

程兄长我两岁,初中同学。巧的是他是我母亲一位远房妹妹的儿子,按老家习惯,我该喊他表哥。但既是同学,相互

之间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初中毕业后,我先他一年参加工作,他先我一年当兵。当兵之前,两人都是20岁不到的年龄,正是意气风发、天马行空的年华,我们一起步行几十公里去大山里的姥姥家,一起步行几十公里到豫皖交界的重镇叶集,一起到他任教的学校和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那时,总有些说不完聊不尽的话题,以至都工作了,还找机会黏在一起。

后来我们先后当了兵,他在东北,我在东南。虽有鸿雁往来,但毕竟关山万里,无缘相见。

1972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专程去了他退伍后所在的工作单位。之后,从他单位步行十几公里到他家,次日,又步行30公里从他家到我家。在那“交通基本靠走”的年月,抬腿就走,走个几十公里,是常态。多年来的别情,多年来的见闻,多年来的感悟,在走的过程中,说了个痛快淋漓,说给了山高路长。

但那以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双方人生际遇的变化和不同,随着人到中年后的磕磕绊绊,联系逐渐减少。他在我这里,我在他那里,都成了各自人生万千过客中的一个。虽然是永难忘怀的那一个,虽然是知道“他结婚了”“他有孩子了”“他父母过世了”这些基本信息的那一个,但,千真万确的,相互走动少了,相互长聊更少了。

# 那一缕乡音

任艳

生活中,我常常有一个习惯:不管在哪里遇到有关文字的东西,我都会边看边默念。最近,我忽然发现,每次默念时,完全是一副家乡话的语调。离开那个豫中小城已经二十多年,家乡话似乎早已远离我的生活,却没想到它竟然隐藏在离我最近的地方。

从记事起,我一直在乡音的围绕中长大。不管家人还是乡邻,都讲一口纯正的家乡话。那时候,小小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世界还会有不同的音调,乡音就是耳中最美的声音。上学后,学校的老师开始教普通话,也许是知识的魔力,让我觉得普通话那么悦耳,而家乡话则相形见绌。

这样,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口中的普通话与家乡话采用自动切换模式:对同学朋友一致普通话,对家人亲戚照旧

家乡话。大学毕业,我跑到祖国的南方打工,没想到这里有一种叫粤语的方言,听起来如同天书。尽管也曾试图学习一下,但终究徒劳一场。在广东打工五年,连最基本的生活用语都没学会,只知道发音为“分糕”的词语,绝对不是分几块蛋糕那么简单。

知晓了世界如此之大,语言如此丰富,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家乡话土得掉渣。在朋友面前,我决不出半点乡音,只有在跟千里之外的父母打电话时,才自然而然地冒出一口家乡话。有时,我还兴起教父母说普通话的想法,似乎这样,我就可以跟家乡话彻底say byebye了。

后来遇到爱人,谈了一场貌不惊人的恋爱后,便随他回到了他的家乡——重庆。虽然他们的语言跟我的家乡话同

属一个方言体系,但我依然一句都听不懂,却无端觉得这方言也比我的家乡话土耳。

如今,在这里安家落户已经十多年了,重庆俨然成了我的第二家乡。由于耳濡目染,我竟然学会了一点听起来不那么地道的重庆话,乡音似乎被我彻底丢在了遥远的故乡。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家乡话离我越来越远,虽然偶尔会涌起乡愁,但想念的是父母,是朋友,是那一条条熟悉的街道和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我以为乡音早已在羁泊他乡的日子里远离,却没想到,那一缕乡音从未真正走远,它一直隐匿在心灵的深处,在最不经意时泛滥成灾。

原来,乡音早已融入我的肉身,密不可分。

# 向往延安

金庆新

小时候  
从课本里读到延安  
懂事后  
梦想延安

梦想到延安的土炕  
梦想到延安的石凳  
梦想到延安的窑洞  
梦想到 窑洞不灭的灯光

有一群人,千年传奇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社会知名人士  
在这里相识  
在这里相聚

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土炕上,著书立说,记录圣洁  
土凳旁,运筹帷幄,指点江山  
窑洞里,传来马列主义  
由新华人民广播电台  
向全中国人民发声  
谋求人民的解放

在这块土地上  
杨家坪,枣园,王家坪  
他们把足迹留在这里  
走向西柏坡  
走向北京  
走向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  
一个带着湖南湘潭方言的中国声音  
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国人民热血沸腾 无比自豪  
从此,挺直了腰杆  
这个声音  
传遍全中国  
传遍全世界  
这个永难忘不了的名字  
他,就是  
中国的毛泽东

二  
走进延安  
仰望宝塔  
听着 许许多多人讲着  
红军的故事

爬雪山  
过草地  
披荆斩棘  
风雨同舟  
从长征走到这里  
有这些山沟沟,吃野菜见证历史  
不管血雨腥风  
也阻挡不了共产党人  
写下的一部部史诗  
不畏艰险、坚韧不拔、艰苦奋斗  
从胜利走向胜利  
革命战士如苍鹰展翅  
雄风万里

人在延安  
灵魂升腾  
中共七大会议礼堂  
容纳各界代表 千人齐聚  
通过了毛泽东主席所做的  
《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明确了奋斗方向  
注入了前进动力  
两层小楼的中央办公厅  
不分白昼  
集思广益  
依旧让人敬仰  
永久藏在心里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为中国军民联合记下重重一笔

在延安  
每看一处  
都储藏着不朽的红色遗迹  
在延安  
共产党人  
把革命种子撒向城镇 高原 田野  
探索真理 实事求是  
筑牢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

这片沉沉的黄土高坡  
铭刻着延安精神  
书写着中国革命的一段艰难历史  
我们这些正走在长征路上的后人  
继续讲着  
红军的故事  
高高举起  
永不褪色的五星红旗

# 生活小札两篇

生活多姿多彩,所见各有不同。

## 方言也需要传承

任琳

现在任何场合,任何场景大人们与孩子对话,以及孩子之间的交流都是普通话。有次妈妈说:“现在的孩子普通话说得得多好,哪像你小时候说几天又变回了信阳话。”妈妈的唠叨,让我陷入了沉思,现在的孩子不会说方言,家长们也不允许孩子们学习方言,没有方言的语境,孩子们只能运用普通话,那方言会不会再过几代就逐渐被人遗忘消失了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信阳人,我爱家乡的大好河山,爱家乡的一切,外出旅行回来,由衷地觉得信阳话亲切悦耳,主要是因为乡音能更好地表达意愿和情感。比如说东北人说“咋整”,换成信阳人会说咋搞;郑州人说木有,信阳人会说没碟;有次讲完一个重难点问学生都会了没,有个学生用信阳话小声说会点把……哈哈,如果这几句用普通话来说,会显得不那么贴心贴

肺,也不能忠实反映说话人的心情。  
刚参加工作我在罗山支教了三年,讲课或者找学生训话都是普通话,有同事开玩笑说:“任老师,你应该学习下罗山话,这样说话才有气场。”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环境,我开始留心学习罗山方言,发现每个地域的方言都凝聚了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智慧和习惯,很多难以描绘的人事只三言两语大家就能心领神会,作为外来者,我经常会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们说笑,任其兴高采烈也不动容,有时我也会带着疑问请教,他们会努力收罗词语来给我翻译,但却很难找到十分贴切的词语,所以方言只能意会,真是不能言传,不然就失去了原有纯正的韵味。  
回到市里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但每次遇到有罗山口音的人,我都会很激动地说:“你是罗

山人啊!”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有情有义的语音形式。方言如影随形,包含了很多,也承载了家乡的文化风俗,风土人情以及家乡人特有的脾性。我爱乡音,如果我有了孩子,定会教她信阳话,乡音也应一代代相知相承相传。

## 牛的理智

崔国安

牛有没有思维?我没有研究,但牛有理智、有感情,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我的家在农村,从小就同牛打交道;四岁时被哥哥姐姐们带着放牛,七八岁时跟着哥哥姐姐们放牛,十五六岁时就开始学习用牛耕田耙地。牛,是农民的朋友,更是庄稼人经营生计的资本。

记得七岁那年的四月份,正是农活正忙的时候。为了让牛能吃饱吃好,每天清晨,我就会牵着牛在田埂上放牧。因为,每年的冬天,农民都会用火烧荒,把田埂上的杂草全部烧掉,以便来年更好地耕种。这样,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田埂上就会长出又鲜又嫩的青草,也是牛最爱吃的草料。但是,由于这时候田里的秧苗刚刚发棵,长得与青草相似却又比青草肥嫩,对牛的诱惑力极大,稍不注意,牛就会抢吃秧苗。这时放牛,我们总是把牛绳留得短短的,使它的嘴只能吃到田埂上的草,不给它抢吃秧苗的机会。一次,在我牵着牛像往常一样在田埂上放

牧时,没注意放长了一点牛绳,只见它牛头一歪,舌头一卷,一棵秧苗就被其齐根咬断。为此,我照着牛头和牛背狠抽了几鞭子。没想到这几鞭子还真起了作用,自此以后,再牵这头牛在田埂上放牧时,它就只吃青草不吃秧苗了。从这一点看,牛还是有理智的。

有一年冬天,生产队里的一头老牛病了,虽然请来了兽医但无法医治。那时农村还很穷,一年很难吃上几顿肉,尽管人们不忍心,但在牛断气前还是把它给杀了。杀牛是在生产队的稻场进行的,当时稻场旁边拴着几头牛。老牛被杀时一点没有挣扎,只是两眼流下了泪珠,旁边的牛看到老牛被杀,也都流下了眼泪,面对此景,在场的很多人也流下了泪水。有人说,有眼泪的动物都是有感情的,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不然,牛为什么对农民不分贵贱都一样的忠诚,对劳动不分轻重都一样的任劳任怨?

一个朋友对我讲,他有个老同事,当年在不同的县里任同级职时,经常来往和相聚,亲似兄弟。后来,那位同事官运亨通,他却退休了。有次两人偶遇时,那位曾经的同事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不予理睬,他为此还郁闷了相当一段时间。十八大召开不久,那人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他很感慨:面对党中央治官反腐的坚强决心和严厉措施,理应收手,改邪归正,理智处事,真情待人,勤政清廉,可那人仍然我行我素,照腐不误,其后果是咎由自取。

人本是动物界最高级的动物,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有些人在理智和感情方面真的连牛都不如。